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百 部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癌症楼(上)



远 方 出 版 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癌 症 楼

(上)

〔前苏联〕索尔仁尼琴 著

马小丽 译

## 第一部

### 第一章 根本不是癌

癌症楼也叫做 13 号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从来不迷信，也不可能有什么迷信思想，但是，当他看到为他开的住院许可证上写着“13 号楼”的时候，他的心不知为什么却为之一沉。这是很不明智的，就该把什么假肢楼或者肠道楼称为 13 号楼。

然而，目前除了这所医院，整个共和国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治他的病了。

“可我这儿并不是癌，对吗，大夫？我这儿不是癌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面轻轻摸着自己脖子右侧那个可恶的肿瘤，一面怀着希望问道，那肿瘤几乎天天在长，不过外面还是那么紧绷着白皙完好的皮肤。

“不是的，当然不是，”东佐娃大夫在以龙飞凤舞似的笔迹写一页页的病历过程中，不下十次用这样的话安慰他。她写字时戴上那圆角方框眼镜，一停笔就把眼镜摘下来。她年纪已经不轻，面色又有点苍白，显得很疲倦。

这还是几天前门诊时的情形。指定到癌症楼去的病人，哪怕只是去门诊检查，夜里就会睡不着觉。而东佐娃决定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即住院，愈快愈好。

在两星期之内，这出人意料、来得突然的病，像雪崩一样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颇有福气的人头上，不仅如此，现在还有一件事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苦恼的程度不亚于疾病本身，那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指他不得不作为一般病人住进这所医院，可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治病住过普通病房了。于是就动用电话——打给叶夫根尼·谢苗诺维奇，给申佳平打，也给乌尔马斯巴耶夫打，而对方又往医院里打，问这所医院里有没有专家，能不能临时腾出一个小房间作为特殊病房。可是，由于这里实在太挤而毫无结果。

唯一通过院长说妥了的是，可以免去急诊室、大澡堂和更衣间的一套手续。

于是，尤拉把他们那辆载着父亲和母亲的浅蓝色“莫斯科人”小轿车一直开到“13号楼”的台阶跟前。

尽管外面相当冷，但在露天水泥台阶上，却有身穿破旧绒布病号衫的两个女人瑟缩着站在那里。

从见到这两件不干不净的病号衫开始，这里的一切都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讨厌：台阶面上的水泥由于人来人往而磨损得厉害；门把儿被病人的手抓得失去了光泽；候诊室地板的油漆已经剥落，高高的橄榄色护墙板看上去已经很脏，一些由板条钉起来的长凳上坐满了人，远道来的病人就直接坐在地上，他们之中有穿带绉印棉袍的乌兹别克男人，有包白头巾的乌兹别克老太婆，而年轻的乌兹别克妇女，包的则是雪青色和红红绿绿的花头巾，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带套鞋的长筒靴。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独占一条长凳躺在那里，身上那解开衣襟的大衣直拖到地板，他瘦得厉害，可肚子却鼓得很高，由于病疼他不停地叫喊。他的声声号叫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刺耳和心烦，仿佛这小子不是由于自己的，而是由于他鲁萨诺夫的痛楚才如此叫喊。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脸变得苍白，连嘴唇都变得没有血色，他停下来悄声对妻子说：

“卡芭！在这里我会死的。没有必要。咱们回去吧。”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握：

“帕申卡！咱们能回哪儿去呢？……往后怎么办？”

“也许跟莫斯科方面还能找到门路……”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把盖着一头漂亮的古铜色短发卷而显得更宽的大脑袋整个转向了丈夫：

“帕申卡！莫斯科方面，这也许还得过两个星期，说不定根本疏通不了。怎么能等呢？那个东西一天比一天大！”

妻子紧紧握着他的手，给他壮胆。在社交和公务方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是很有主见的，在家庭事务中他却总是信赖妻子。使他心里觉得更愉快、更踏实的是，凡是这方面的重大事情，她都能迅速而正确的作出决断。

长凳上的那个小伙子还在没完没了地叫喊！

“说不定医生会同意出诊……咱们付钱……”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指望这样，但心里没有底。

“帕申卡！”妻子在劝说，心里跟丈夫一样痛苦。“你是知道的，就我自己来说，一向最主张这样：花点钱请医生来家看病。可是我们已经问清楚了，这里的医生不出诊，他们不收钱。况且他们离不开仪器设备。不行……”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也明白这样不行。他说这个只不过是抱着一线希望而已。

根据跟肿瘤医院院长的约定，下午两点钟护士长该在这里的楼梯脚下等候他们。此刻正有一个病人拄着双拐从楼梯上小心翼翼地下来。可是，护士长不在那里，楼梯底下她的那个小房间也锁着门。

“跟谁事先说妥了也没有用！”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发火了，“发给他们工资究竟是为了什么！”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肩上还是那么裹着两张褐狐皮，沿着写有“禁止穿外衣入内”的走廊往前走。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仍站在前室里。他提心吊胆地把头轻轻侧向右边，触了触锁骨与下颌之间的那个肿瘤。得到的印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半小时之内——从刚才他在家里对着镜子围围巾时看了最后一眼到现在，它似乎又长大了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浑身虚弱，真想坐下来。可是所有的长凳看来都很脏，况且还得请一个裹着头巾、两腿中间放着一只油腻口袋的娘儿们挪一挪。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像从老远就闻到了这只口袋所散发出的难闻的气味。

我们的居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出门时带整洁的手提箱！（不过，现在既然有了这个肿瘤，一切也都无所谓了。）

鲁萨诺夫站着，轻轻靠在墙的凸缘上，忍受着那小伙子的叫喊和眼睛所见的一切以及鼻子所闻的一切的折磨。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庄稼汉，端着一只容量为半升、贴有标签的玻璃罐，里面几乎盛满了黄色液体。他并不遮掩这罐子，而是像经过排队才买到的一杯啤酒那么自豪地举着。这庄稼汉走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跟前停了下来，差点儿把这玻璃罐伸到他鼻子底下。此人本想向他打听，但看了看他头上的海狗皮帽也就转身往前走了，去找那个拄双拐的病号：

“行行好！这该往哪儿送，啊？”

断腿的病号指了指化验室的门。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只觉得恶心。

外面的门又打开了，进来一个不戴白帽子、只穿白罩衫的护士，模样不俊，脸实在太长。她一眼就看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且料到是谁，所以走到他跟前。

“对不起，”她匆忙得气喘吁吁地说，脸红得跟涂了口红的嘴唇一个颜色。“请原谅！您等我很久了吧？那边运来了一批药，我在签收。”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本想用尖刻的话回答她，但克制住了没说。等待已经结束，这够使他高兴的了。尤拉提着一只手提箱和一兜子食品走过来，跟开车时一样只穿一身西服，没戴帽子。

他很镇静，蓬松的浅黄色额发晃动不已。

“跟我来吧！”护士长朝楼梯底下她那小仓库走去。“我知道，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跟我讲过，您不打算穿医院里的病号服，并且随身带来了自己的睡衣，不过，那是还没有穿过的，对吗？”

“刚从商店里买来的。”

“必须这样，否则就得经过消毒，这您知道吧？您就在这里换衣服。”

她打开一扇胶合板门，拉亮了灯。这个斜顶小房间没有窗户，墙上却挂着许多用彩色铅笔画的图表。

尤拉默默地把手提箱送进去就出来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便进去换衣服。护士长急于利用这段时间赶到别的地方去一趟，但这时正巧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走了过来：

“姑娘，您这样急急忙忙做什么？”

“噢，我还有一点点……”

“您叫什么名字？”

“米塔。”

“一个多么奇怪的名字。您不是俄罗斯人吧？”

“是日耳曼人……”

“您让我们等了好久。”

“请原谅。我这会儿正在那边签收……”

“好吧，听我说，米塔。我希望您能知道，我丈夫……很有贡献，是个非常宝贵的干部。他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我记住。”

“您要知道，他一向是由别人照料惯了的，而现在又得了这么严重的病。能不能派一个值班护士专门服侍他？”

米塔那本来就忧虑不安的脸上现出更加忧虑的神色。她摇了摇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这里，除了手术病人不算，白天3个护士护理60个病号。而夜里是两个护士值班。”

“您瞧，果然是这样！在这里即使人快要死了，也喊不到护士来跟前。”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对所有的病人我们都会给予照料的。”

对“所有的”！……既然她说过“对所有的病人”，那还有什么好对她解释的呢？

“不用说，你们的护士还要换班，对吗？”

“是的，12小时换一班。”

“这种无专人负责的治疗太可怕了！……我宁可跟女儿轮流在这里侍候！我也愿意自己花钱请一个专人护理，可是我听说，这也办不到，是吗？……”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况且病房里连一把多余的椅子也没地方放。”

“我的天哪，我能想像出这是什么样子的病房啊！还是得去看看！那里有多少病床呢？”

“9张。能马上住进病房，这还算是不错的了。我们这里，新来的病号都躺在楼梯上和走廊里。”

“姑娘，我还是得提出请求，您熟悉这里的人，事情会比较好办些。您去跟哪位护士或护理员讲好，让她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关照不同于一般的……”这时她咔嚓一声打开了一只黑色的女用大手提包，从里边掏出3张50卢布的钞票。

站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儿子，这时把身子转了过去。

米塔把两手放到了背后。

“不，不！不能这样委托……”

“可我并不是给您呀！”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硬把3张伸开的钞票往她怀里塞。“既然按合法规定办不到……我付工钱就是了！我只是请您转达我的一点心意而已！”



“不，不，”护士长冷冰冰地说。“我们这里没这个规矩。”

随着小房间门的吱轧声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身穿绿色和褐色条纹新睡衣、趿着暖和的毛皮镶边拖鞋走了出来。他那光秃秃的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深红色的绣花小圆帽。此刻，在没有冬大衣领子和围脖遮掩的情况下，他脖子侧面那个有拳头大的肿瘤看起来格外让人害怕。他的脑袋已不是正中地支撑着了，而是微微偏向了一边。

儿子去把换下来的衣物统统收进手提箱里。妻子把钱藏进包里，惴惴不安地望着丈夫：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冷呢？……刚才应该带一件厚长衫。我会送来的。对了，这里有一条小围巾，”她把围巾从他衣兜里掏了出来。“围上好了，免得着凉！”她裹着褐狐皮领和皮裘，身坯显得有她丈夫3倍粗。“现在你到病房里去，安置一下。把吃的东西都放好，好好看看和想想，还需要什么，我坐在这儿等着。待会儿你下楼来告诉我，傍晚我就会把东西都送来。”

她并没六神无主，她总是把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不愧为丈夫的生活伴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怀着感激和痛苦的心情看了看她，然后看了看儿子。

“这么说，尤拉，你要走了？”

“是晚上的那趟火车，爸爸，”尤拉走到跟前说。对待父亲他保持尊敬的态度，但是毫无热情，即使是此刻，与留下来住院的父亲离别，也像平时一样，一点也不激动。他对待一切都是漠然的。

“那就走吧，孩子。这可是你头一回出差去办重要的事情。一开始你就要保持公正的口气。不能心肠太软！心肠软了反而会害了你自己！要永远记住，你不是尤拉·鲁萨诺夫，不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你是法律的代表，明白吗？”

尤拉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反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刻很难找到更确切的话来说。米塔不知所措，急着想走。

“我和妈妈还要在这儿等你的，”尤拉微微一笑。“你先上去看看，别急着告别，爸爸。”

“您自己能走到那里吧？”米塔问。

“我的天，人家勉强站得住，难道您不能把他扶到床前吗？把兜子带去！”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像个孤儿似地望了望自己的家人，拒绝了米塔的搀扶，自己牢牢地抓住栏杆，开始上楼。他的心怦怦直跳，而这还决不是因为登高。他沿着楼梯往上走，犹如被押上那个……怎么称呼它呢……像讲台似的高处去砍掉脑袋。

护士长提着他的兜子，抢在前面跑上楼去，在那里她向玛丽亚喊了几句什么话，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没走完第一段楼梯的时候，米塔就已经从楼梯的另一边跑了下来，并且迅速走出大楼，以此向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表示，她的丈夫将会在这里得到怎样精心的护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缓慢地登上楼梯拐弯处那宽阔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只在古老的建筑物里才有。在楼梯中间的这块平台上，放着两张有病人的床，旁边还有床头柜，居然一点也不影响人们上上下下。其中一个病人情况不妙，心力衰竭，正在通过氧气袋输氧。

鲁萨诺夫竭力不看他那没有转机的脸，扭过身去望着上面继续攀登。但在第二段楼梯顶上等待着他的也不是令人振奋的景象。护士玛丽亚站在那里。她那黝黑的神像式的脸上既没有笑意，又没有问候的意思。她个子很高，又瘦又扁，像个士兵在那里等他，而且马上就通过楼上的穿堂间在前头带路。从这里开始，有好几个门，凡是不挡住门的地方都有病床，上面躺着病号。在没有窗子的拐角上，一盏经常开着的台灯照亮了护士用的一张小写字台，还有她的配药桌子，旁边墙上挂着一个带毛玻璃

## 癌 症 楼

和红十字的壁柜。他们从桌子旁边走过，再经过一张病床跟前，玛丽亚就伸出瘦长的胳膊一指：

“从窗子那里算起第二张床。”

话音刚落她就匆忙走开，这是一般医院令人不快的特点：不站上一会儿，也不聊几句。

病房的门经常是敞开着，但尽管是这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进门时还是感觉到潮湿、浑浊和混杂着药品的气味，对他这样嗅觉灵敏的人来说，这使他很难受。

病床都垂直墙壁而放，排得很挤，狭窄的通道只有床头柜那么宽，即使是病房中间的通道也仅能容两个人擦肩而过。

在这中间通道里，站着个穿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矮墩墩的宽肩膀病人。他的整个颈脖都用绷带包扎得很紧很厚，纱布几乎碰到了耳垂。绷带的白箍使他那褐发蓬乱、木呆呆的沉重脑袋不能随便动弹。

这个病号正在声音沙哑地讲什么故事，其他病号在床上洗耳恭听。鲁萨诺夫进来时，他整个身躯，连同跟身躯牢牢连在一起的脑袋，转向了鲁萨诺夫，以毫无同情的眼神打量了一下，说道：

“嗨，又来了一位癌友。”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没有必要理睬这种不拘礼貌的讲话。他感觉到此刻整个病房都在瞧着他，但他根本不想相应地也打量一下这些偶然与他同住一起的人，甚至连招呼也不想打。他只是在空中摆了摆手，示意那个褐发病号靠边站。那人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走过去后，又把整个身躯连同铆结实了的脑袋转了过去。

“喂，老兄，你得的是什么癌？”他问，声音含混不清。

已经走到自己床前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听到这一问话，简直像滑了一跤。他抬起眼睛盯着那个无礼的家伙，竭力不使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已发作（但他的肩膀还是抖动了一下），庄重地说：

“什么也不是。我得的根本不是癌。”

褐发鬼鼻子里吭哧了一下，接着就让全室都听见他的议论：

“嘿，傻瓜一个！如果不是癌，难道会安排到这里来？”

## 第二章 念书不能增添智慧

住进病房的第一天晚上，仅仅几个小时的工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已经感到十分可怕了。

一个出乎意料、莫名其妙、对谁也没有用处和好处的坚硬肿瘤，像钩子拖鱼似地把他拖到了这里，并且扔在这张又窄又小、铁网吱轧作响、垫子薄得可怜的铁床上。自从在楼梯底下换好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然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俗不可耐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再也不可能选择令人愉快、得到慰藉的景物看了，而只能看那八个此时似乎跟他平起平坐的沮丧可怜虫——八个身穿褪了色的、破旧而又不合身的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病人。要听，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只能听这些临时凑在一起的人的无聊谈话，话题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毫不相干，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倒是宁愿命令他们住嘴，特别是脖颈缠着绷带、脑袋被夹住的那个令人讨厌的褐发鬼。大家总是直呼他“叶夫列姆”，尽管他已不年轻。

然而这个叶夫列姆怎么也安定不下来，他不躺在床上，也不离开病房，而是心神不定地在病房中间的通道上来回走动。有时他会眉头紧皱，像被打了一针似地扭歪了脸，捧住了脑袋。然后又继续走动。他这样走动一阵之后，正好在鲁萨诺夫的床头停下来，隔着床头架子把自己那不能弯曲的整个上半身俯向他，探出一张宽阔、阴郁的麻脸，提示说：

“如今一切都完啦，教授。回不了家啦，明白吗？”

病房里很暖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穿着睡衣、戴着绣花小圆帽躺在毯子上面。他整了整金边眼镜，以素有的严厉眼神盯了叶夫列姆一眼，回答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不明白，同志，您到底想要我干什么？再说，您为什么要吓唬我呢？要知道，我并没问您什么问题。”

叶夫列姆只是恶狠狠地吭嗤了一下鼻子：

“是啊，你问也罢，不问也罢，反正是回不了家。眼镜你倒是可以送回去。还有新睡衣。”

说完这番粗鲁的话，他便直起不能转动的半截身子，又在通道上走动起来，真是鬼迷心窍。

当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能够让他住口和自重的，但要做到这样，此刻他却缺乏自身素有的意志力，而听了这个缠着绷带的魔鬼这番话，他更是泄气了。需要的是支持，可别人偏偏把他往坑里推。不过几个小时的工夫，鲁萨诺夫就似乎失去了自己的整个地位、功绩和未来的宏伟蓝图，变成了只不过是70公斤重的白净而温热的肉体，连明天自己会怎样都不知道。

大概忧思在他的脸上反映了出来，因为叶夫列姆在这之后的往返走动中有一次停在他对面，已用平和的口气说话了：

“即使能回家，也呆不了多久，到头来还是得回这里。虾很喜欢人。它要是把什么人钳住，那就到死也不会放开。”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精力给予反驳，于是叶夫列姆又继续走动。这病房里谁会去制止他！大家都心情沮丧地躺着，有几个还不像是俄罗斯人。靠另一面墙，由于炉台突出的缘故，只放了4张床，其中隔着通道与鲁萨诺夫脚对脚的一张，是叶夫列姆的床，其余3张床上的病号都还很年轻：靠近炉子是一个皮肤黝黑、头脑简单的小伙子；一个拄拐棍的乌兹别克青年；靠窗户那里，是一个瘦得像绦虫一样的青年，他蜷缩在自己的病床上，面色蜡黄，呻吟不停。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面的一排，左边躺着的是两个少数民族病号；接下去，靠门那里是一个推平头的俄罗斯少年，个头很高，正坐在那儿看书；鲁萨诺夫右边靠窗的最后一张床上坐的好像也是一个俄罗斯人，但这样一位邻居不

会使你感到高兴：他长着一副强盗的嘴脸。他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大概是因为有一道疤（从接近嘴角的地方开始，沿着左颊的底部几乎一直拐到颈脖）；也可能是由于他那蓬乱的黑发有的朝上竖着，有的向旁边翘起；又有可能是由于他那总是生硬而粗暴的表情。这个强盗也对文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快把一本书读完了。

天花板下的两盏电灯已经开着，光度很强。窗外已经变得晦暗。病号都在等晚饭。

“这里岂不就有个老头，”叶夫列姆还在唠叨，“躺在楼下，明天要动手术。还是在1942年的时候，就给他切除一只小虾，医生对他说：‘没关系，自由自在地生活吧。’懂吗？”叶夫列姆仿佛是劲头十足地在说，可是声音却让人觉得似乎是在给他自己开刀。“13年过去了，他连这家医院也不记得了，酒也喝，女人也搞——你瞧，一个乐天的老色鬼。可现在他那只虾长得那么大！”叶夫列姆甚至得意地吧嗒了一下嘴，“恐怕要直接从手术台送太平间罗。”

“行啦，这些不妙的预言已经足够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甩手就转过脸去，他不敢相信那是自己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没有威严，那么可怜巴巴。

大家都默不作声。还使人心烦的是对面一排靠窗的那个老是翻身的瘦弱青年。他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蜷着腿用膝盖顶住胸口，怎么也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姿势；他的脑袋已经不是倒在枕头上，而是搁在床架子上了。他呻吟不已，声音极其微弱；从他那扭歪的面的表情和抽动可以看出他疼痛难忍。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转过脸也不再去看他，把脚伸进拖鞋里，开始心不在焉地察看自己的床头柜，一会儿把放满食品的底柜的小门打开又关上，一会儿把上面那摆着梳洗用品和电动刮脸刀的小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叶夫列姆把两臂十指交叉在胸前，依然走着，偶尔会像针扎似地打个寒颤，此时他口中念念有词，仿佛是在超度亡魂：

“这就是说，我们的事儿很糟糕……十分糟糕……”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背后传来不太响的啪哒一声。他小心翼翼地转过脸去，因为脖子的每一次动弹都会引起疼痛，于是他看到，原来这是他那个强盗相貌的邻居看完了书，把封面拍了一下，拿在一双粗糙的大手里玩味。深蓝色封面和同色的书脊上斜印着烫金已暗淡无光的作者签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辨别不清那是谁的签名，却也不愿意向这号人打听。他心里给这位邻居起了个外号——啃骨者。这很贴切。

啃骨者阴郁的大眼睛望着那本书，肆无忌惮地向整个病房大声宣布：

“要不是焦姆卡从柜子里挑出了这本书，那就很难相信，这本书不是故意扔给我们看的。”

“什么，焦姆卡？什么书？”靠门那张床上的少年接话问了一句，他也在看书。

“哪怕搜遍全城，大概也甭想找到这样一本书。”啃骨者看看叶夫列姆又宽又扁的后脑勺（由于不便而许久未理的头发已经扎进了绷带），又看看他那紧张的脸。“叶夫列姆！别嘟哝了。把这本书拿去看看吧。”

叶夫列姆停了下来，像头公牛，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

“还看书干吗？我们大家很快就要完蛋了，看书干吗？”

啃骨者的疤痕牵动了一下：

“正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完蛋，所以你要赶紧读。喏，拿去。”

说着他就把书向叶夫列姆递过去，但对方并未跨步来接：

“读起来太花时间。我不想读。”

“你不认得字还是怎么了？”啃骨者不过是劝劝而已。

“我——可说是很有文化哩。就我所需要的方面来说，我的



文化足够用的了。”

啃骨者在窗台上摸到了铅笔，并打开书的末页，从目录上选了几篇做了记号。

“用不着担心，”他喃喃地说，“这里都是些小故事。瞧，就这几篇，你先试试看。再说你，成天嘟嘟啾啾，真让人心烦。拿去读吧。”

“我叶夫列姆什么也不担心！”他接过书，扔到了自己床上。

年轻的乌兹别克人艾哈迈占拄着单拐从门口一跛一跛地走过来。他是病房里最乐观快活的人。他宣布说：

“拿起小勺准备战斗！”

炉子旁边那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也活跃起来了：

“弟兄们，晚饭送来了！”

把托盘托得高过肩头的一个穿白罩衫的送饭女人出现了。进门后她把托盘端在面前，依次走到一张张床的跟前。除了靠窗那个疼痛难忍的小伙子，所有的病号都起来端菜。病房里每个人都有一只床头柜，只有少年焦姆卡没有，他跟大骨骼的哈萨克人合用一只。这哈萨克人的人中上隆起一个深褐色的痂，没有包扎起来，十分难看。

不要说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时根本不想吃东西，甚至自己家里带来的东西也不想吃，仅仅这晚饭——像胶皮一样的麦糝方糕，浇着黄色的果汁——和不干净的、柄扭成麻花似的灰色铝勺的样子，就又一次使他痛切地感到自己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而同意进这所医院也许是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

这时，除了不停呻吟的那小伙子，大家都很快就吃了起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把盘子端在手里，而是用指甲在敲它的边缘，看看给谁合适。有些人侧身坐着；有些人背对着他，而靠门那小伙子正好瞧见了。

“你叫什么名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道。他说话漫不